



朱苏进

接近于无限透明

接近于无限透明

有价值悦读

朱苏进

Jie Jin Yu
Wu Xian Tou M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接近于无限透明/朱苏进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(有价值悦读)

ISBN 978-7-02-010247-1

I. ①接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8809号

责任编辑 胡玉萍 王 晓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5千字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8.5 插页3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4年6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247-1
定 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社会飞速发展,欲求稳定健康、立足长远,必须有具备良好价值的文学读品,丰富和保护我们个体的心灵和创造力;社会飞速发展,现实的我们,也确实没有多少完整的时间,投入心性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升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套“有价值悦读”丛书,以作品精到为编选方向,以形态精致为制作目标,旨在为当今奔忙于生计和学业的人们,提供一个既可以随时便览,抽时间细细品味也深有内涵的文学经典读本。

初出第一辑,以当代优秀的小说家为主,每人一册,不特选小说,作者有被称道的散文作品亦纳入该作者的选本。

限于目前的具体情况,一些作者未能收入眼下这一辑,我们将在后续的出版过程中,满足大家的要求。

我们热切地期盼广大读者,对我们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建议,以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,我们彼此能够更贴近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轻轻地说 \ 1

绝望中诞生 \ 37

接近于无限透明 \ 135

最优美的最危险 \ 227

棋人小品 \ 255

毕加索的轰炸 \ 263

轻轻地 说

妻子被抬上产床，软弱得像片羽毛。她眼睛惊惧地大睁着，直视我：都是你，都是你！她鼻孔往外喷出透明的火苗。一进入产房，她就忍着不叫了。而在此之前，她一个劲地叫，不管疼得凶不凶她都大口小口地叫。她全身挺直，两手欲罢不能地按着隆起的蠕动的腹部，用一条喉咙替两个生命叫。她觉得叫着好过，她用叫

声向全家人撒娇、抗议，好让人们什么都别干，全围着她。但是姥姥总把人们赶开，说：别理这个葫芦瓜，早着哩。又训我：你睡去，快快睡去，有你熬的。此刻，妻子冰凉的手指抓住我不放，护士把她手指一下子掰开，极有技巧，甚至连句话都不说就用下颏撵我出去。这位护士一连串地准备药盘棉纱器械，没有半点多余动作，连掰开妻子手指也是顺道完成的，显出一派不凡。我极想向她恳求点什么，告诉她：我妻子和别人不一样，她的……请千万……但是护士的下颌——那微翘的能把人挑上半空的下颌儿，使人敬畏交集。其实她个头并不高，但只要她把下颏儿稍微一翘，我就觉得她比我高。

你别走……妻子异样地唤我。

于是我看见一张垂死者的面孔。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恐惧使妻子脸那样凄清，竟成了张什么也无的白纸。她到这里来，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生。但我见过垂死者，那面孔就和妻子一模一样。生和死居然贴得这么紧，紧得让人辨不出谁是谁。门旁有一副带滚轮的担架，帆布垫上有暗色血渍，不知干透没有，也不知还沾过其他什么东西，不灰不黄的。哪里有血，哪里总该沾染些别的，不是么？它真丑真脏，又停在我身旁，用它的模样逼我烤我噬我。我强迫自己久久注视它，并不知道这种注视有什么意义。注视，注

视！于是心中有样东西渐渐流失了。几小时后，妻子也将躺在上面。如果她还活着，就推向病房；如果死了，就推向太平间。两个地方一生一死，却都十分安宁。担架车空着，这更令人阴郁。你别走啊……声音更弱了。那小葫芦瓜是我们不经意得的，我们本想在明年春天充分酝酿身心后好好地种下一个。谁知她——我相信是女儿——迫不及待地跟来了。仿佛不把自己当回事。真太随便。我们不安，我劝妻子刮掉。她痛苦，她越发不安，但是她不。既然来了，就要！说话时的神态，让我心颤，多像头母兽啊。她身上那古老的母性情愫苏醒了，而一旦苏醒，世界在于她便是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。谁要违拗她，都会伸出真正的爪子。即使生个残废，生个畸形儿，她也必须生。她完全是不由自主地照腹中小葫芦瓜的心思行事，尽管那小葫芦瓜还无心啊肝啊什么的，却已在役使着她了。我从来都觉得孕妇丑，丑得让我心痛。她们捧着一座坟包走路，时时晕眩，丝丝喘息，稍一受惊便赶紧护住自己肚子。人变短了，四肢粗肿，两手总在划水般吃力地摆呀摆。我竭力不看她们，竭力按住自己心中那点对女性的美好感觉不要失散。一个母亲的出现便是一个少女死去，而我对女性的美感原本汲于青春少女。每当她们的光焰烫着我的眸子，我便在心中一抖一抖地把她们消化掉，那样快意和那样无愧。现在我的妻子也膨胀成孕妇了，

头三月并无异样,后来——几乎是一夜间,她的肚子高高凸起。此后我简直是一天一惊,不会胀破么?我一下子失落了美丑界限,另有种温馨的爱恋在胸中涨大,我不让妻子遮掩畸形体态,我发现孕妇最大的变化根本不是她的身躯,而是她的眼睛。

那眼睛老是定定地痴柔地注视一样东西,眼睛后面还藏着一双眼睛,同时往外看!男人眼后是坚硬的头颅,女人眼后是另一双眼睛。它不到时候不张开,张开后我也永远吻不到。剖腹产还是自然分娩?妻子身材极好,可别损坏啦!但医生说她盆骨略窄,让她考虑剖腹产。说轻轻一划,痛苦小,接产快,以后你基本上还是个姑娘哪。妻子说不,我自己生,生不出来你们再把我切开。医生说那等于生两次,受两次罪呀。妻子说不,我自己生,生不出来你们再把我切开。切大一点!夜里妻子躺在床上揉自己的乳房。我说你没奶不要紧,我们可以给她喂牛奶,街上有好多种奶粉卖。妻子说不,我要让她吃我,我是母乳呀。我说你别动了,我替你揉。妻子放开双手,略微羞赧地偏开头。我走过去,边走边说,我会轻轻地……但我的手刚刚触到她的乳肤,她双手猛地护住双乳,说不了了!你一揉,我就会想那个了,还是我自己揉。你把灯关掉,把窗帘拉死,你睡觉吧。从现在起,我们都不许想那个了,那个会惊到她的,人家和你说真的!我在妻子身边躺下,妻子身躯在黑暗

中微微蠕动,那黑暗也在微微蠕动。蠕动波及到我,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意。妻子蓦然低叫:她动了……真的!她活了,哦,又动一下。我忙起身问,在哪儿?

妻子捉住我的手,按到她腹侧。过去结实的部位忽然变得十分绵软,隔着她腹肉,我摸到一股小波浪。我的手若即若离地搁在小波浪上。这竟是人么?是头,是手,还是足?妻子随着小波浪轻叹:喔……喔……她全身发烫,抓住我手不放。悠悠的。小波浪消失了。我静等许久,妻子说她睡了。我说你也睡吧。她应声不动了。后来她又坐起来更起劲地揉自己的双乳。我说你非得老揉老揉吗?她说不,说书上讲早晚各揉一次,每次十分钟就行。我说你揉得我都受不了啦,你也会累死。她说不,说我要多揉一揉。揉得大大的,我要她吃我,偏不吃奶粉!唉,你说它们大些没有?我怎么看着老没大呀?

隔着妻子薄薄的腹肉有个小人儿。妻子揉乳时的蠕动一阵阵融化我。我忽觉得自己又是个婴儿了,忽又觉得不是,我顿时渴望再生,生为一个女人,或是一头母兽,或是一茎雌株。我要把她们身受过的一切点滴不漏地身受一遍。到人的另一半重新为人……妻子终于罢手。临睡前喃喃一语:到时候你别离开。

我肯定在你身旁,绝不离开!我不仅是为了保护你,不仅是为

了让你抓住我。我早已按捺不住这个欲望：我要看看我怎样被母亲生出来！

小时候这个谜就纠缠过我，我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这么大，母亲的嘴、鼻、耳朵都那么小，我不可能从那里出来。后来我懂了，再后来也就淡然了。妻子一怀孕，我那熄灭的欲望忽然涨大，我要通过我的女儿的诞生，亲眼看看三十年前我的被挤瘪的身躯怎样随着母血生出来。不管血淋淋的“我”会给我心上带来什么异变，我还是要看！我非知道我不可。我非得让我再被挤瘪一次，再啼哭一声，再紧紧地痛上一回。我总该盯住我，才会最终知道我是个什么东西。我非看见我裂变的一刻不可！

这欲望使我骄傲，使我发生临战前的战栗，使我冷透了硬透了浸透了全身。我怎样也遏制不住它，就像遏制不住爱。哦，不，就像遏制不住谜的诱惑。究竟爱的劲大还是谜的劲大？我说：当然是谜！但是护士下巴颏儿一翘，我便默默后退，连妻子的呼唤也没留住我。我像一千个丈夫那样乖乖地不情愿地退了出来，也许我退得更坚决些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我再次感到想盯住自己认清自己太艰难太痛苦了。唉，让那个谜埋上一千年吧，以便它能散发一千年以上的诱惑。也许，诱惑——比谜本身更重要；也许，诱惑——在勾引人的同时又在逼人后退。

姥姥来了，拎着一罐红糖龙眼汤，死沉死沉的。她换上一套干净衣裤，手拿把蒲扇，头脸全是汗，蒲扇却只上下拍打那套衣裤。我说您来干吗，随便叫谁来就行啦。她说：规矩！非俺来不可。我说您提个钢精锅不是轻快多了嘛？那罐儿比汤还重。她说：规矩！俺这是啥罐儿？你这个葫芦瓜……我搬张椅子请姥姥坐。她说俺才不坐呐。把罐儿拎到椅上，伸脸望产房：那个葫芦瓜呐？我说上产床了。她说：怪呀，怎么不叫？早时候俺可叫得凶，现时人可好，该叫的时候不叫，不该叫的时候叫得天歪倒。我说不叫可不妙。她说你放宽心，俺说顺产就顺产。又问：那是个啥？我说是担架车。她说那不滑人么？我说不滑就推不动了。她听了得条大理似的连连点头，忽然用蒲扇遮住脸：哎，咱们只能悄悄说……每当姥姥做出神秘样儿预备说点什么时，那么她想说的话肯定传遍大院了。我靠近倾听，姥姥却又把扇子一挥：俺不说了，俺不说了。于是我明白不会是好事，姥姥怕冲撞了即将诞生的小葫芦瓜儿。

今天上午，邻居陈伯家来了两位军人。他们带来了陈伯儿子的遗留物品，一个背包，两顶军帽，几本书……没有信，没有日记本。他们说儿子没有阵亡，是负伤后失踪了。陈伯明白，儿子完了。他大发雷霆：你们怎么搞的？怎么能让战友活着被人抓去？

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和笔记本给我送来？……他们说没有信，有两本笔记，以后会给你送来的，儿子也会回来。陈婶流泪道：没死就好，怎么的也能放他回来，是么？大家都是人呀。陈伯说你懂个屁，这比死还窝囊哩！于是陈婶就昏倒了。

儿子在休假中接到军校电报，通知他停止休假，尽速归队。陈伯就和陈婶商量，该告诉他啦。陈婶说：咱们不是早定下规矩了么，说定一辈子不告诉他。陈伯说不行啊，现在非让他知道不可喽。陈婶说：这辈子我啥事不是听你的？这件事就依我吧。要不你等我死后再告诉他，反正我肯定死在你前头！但只要我活一天，你就一天不许告诉他。陈伯说不行啊，老太婆，和你说不清楚，还是让我们男人和男人谈吧。于是陈伯把儿子叫来，说，听好了，儿子。你先告诉我，爸爸妈妈待你怎样？儿子笑了：这还用说嘛。陈伯说：听好了，儿子。你不是我们生的。你母亲年轻时，身体被还乡团弄残了，终生不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治呀治呀总治不好，可是我们不能没有孩子！我们就从医院里把你抱来了，我们至今不知你亲生父母的姓名，也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……儿子说：爸爸，告诉我这些干吗？陈伯说，不干吗，就是要让你知道。你大了，你的相貌和我和你妈不同。哦，比我们年轻时好看多啦，你难道真的一点不知道？儿子说：不知道。陈伯说：现在你知道了。儿子说：知道了！

儿子一天没有归家。陈婶做下满满一桌儿子爱吃的菜肴，一样样冷却了。夜里有人轻轻敲门，一个姑娘怯怯地走进来。告诉他们，儿子归队了。陈伯盯住她说：我早料到了。姑娘说：他说他爱你们。陈伯说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姑娘说：他不和我好了，告诉你们名字又有什么用！你们和他说过什么，说过什么呀？……陈婶拽过姑娘，瞪住坐在藤椅上的陈伯，说：你们爷俩，你们男人，好狠心啊！陈伯不做声。陈婶哭道：什么兆头呀，儿子还能回来么？你说他还回得来么？陈伯依然不做声。

忽然传来啼哭，隔着长长的走廊，仍是惊心震胆的响亮。我觉得那是非人类的声音，否则不会那么凶狂激烈。姥姥使劲拍蒲扇：俺说顺产就顺产！是的，姥姥不会错，她早把一生中的错事忘干净了，只把说对的事牢牢记着，再一遍遍对人说。我朝产房奔去，推开门。那位护士迅速回望我一眼，我觉得是一个笑容。那个比巴掌略大点的通红的小葫芦瓜，正在她掌中大号不止，又嫩又急的声浪从圆圆小口中扑涌而出。不知是急是气还是委屈的抗议。

哦……你啊，你用力哭，全身都动，小肚子一鼓一瘪，像一汪亮亮的水起伏着。你向右侧身，小肚子便苹果般地松软地挂在右边。你向左侧身，小苹果就滑着挂到左边。护士用棉纱拭去你身上的血，哦，生命是在血中形成的。你被血泊漂着送到人间。母亲的

血,把你染成一朵通体嫣红的小花。现在你从血水中伸出头来,你吞进第一口空气,你长达十个月的梦醒了,你在十个月里走完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历程,所以你非大喊大叫不可。

果然是女儿。

护士迅速把她往秤盘上一放,又取下,捧进早已准备好的襁褓布中间打包。她们打得那么紧,我看了好心痛。但是女儿仿佛又回到母腹,哭声渐渐弱了。我向妻子望去,一见到她无力的双眼,就知道我一进来她就一直望着我。现在我也望她了,她却不好意思地闭上眼,脸如白纸。她在倾听女儿的啼声,她下身浸在血泊里。孕育一个小生命竟需要那么多血,漂起胖胖的小葫芦瓜,也漂起干涸的你。护士抱过襁褓让我看,说:五斤半,标准体重,大眼睛高鼻梁……我知道这是职业语言,却也把它真话来享受。我刚刚看女儿红熟的小脸和微微抽动的蚕豆般小嘴,护士一摆腰肢抱走了。我不禁跟她走。拐到另一间房门前,她回头朝我一翘下巴颏儿,我站住脚,里面是恒温无菌婴儿室。我隔着玻璃朝里看,护士把女儿放入一张带木栏的小床。那小床上并排躺着三个女儿,可爱得如同剥开豆荚出现的三颗一模一样的豆子。我朝房内望一遭后再回头望这张小床,竟找不出女儿了。这时我看见每个襁褓上都扎着个扑克牌大的卡片。我把妻子推进大病房,房内坐卧着十

二位产妇。我们进来，她们同时停止动作，没有询问，没有惊叹，只用浪一样的目光和温郁的沉默迎接我们。直到我将妻子抱上床，让她舒适地躺平了，她们才松口气，才陆续动作起来。妻子闭住眼，一只手在布单下面微动，我知道这只手在召唤我，便把手伸到布单下面握住它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叫？她说你走了，我叫给谁听？我说我没有走。她说她也知道我没有走，但是她早就决定不叫，许多丈夫受不了妻子的惨叫。我说叫是用劲呗，孩子生得快。她说小葫芦瓜一蹬一蹬的，猛一爬就滑出来了。我说你疼不疼？她说现在不疼了，就是心里空空的，孩子一下子出去了，叫人空得受不了，还是怀在肚里舒服啊……

一株老树足有三四抱粗，树冠大得像一座倒举的山。我抱住它，又抱不过来，如同婴儿非要抱又抱不住母亲的身躯。它的树皮已经老成甲冑了，却有一股温热和馨气，我方知树木不是凉的。我举首望去，树冠和夜空融为一体，我忽觉得它就是夜空。风来了，狂风！它纹丝不动。风去了，四周静谧，树身益发热，热到后来，它开始摇晃。此刻一缕风也无，它却越晃越厉害。在我头顶上，树枝和树叶相碰，发出金属般声响，我方知枝叶有那么硬——如刀剑相击如铁箏嘶鸣如牙齿咬着牙齿。老树大幅度摇晃，每一摇，根部一

片巨大土壤就要翘起来。每一晃，夜空便低低压缩，再徐徐舒张。老树粗干上，挂着一座沉重的铜钟，它也随之摇晃，像巨大的钟摆，嗡嗡嗡嗡。我听见老树说，你已经在我身上吊了几千年，你还不肯下来么？沉默许久，我听见铜钟说，我已经在你身上吊了几千年，我想下也下不来了。老树说，我吊不动你了，你非下去不可。铜钟说，你的根扎得那么深，是因为我把你压下去的；你那么让人崇敬，是因为我替你发出震撼人间的声音。要是你摆脱了我，你我就全完结了。老树说，我不怕完结，我非要摆脱你。铜钟说，我不会相信，你摇晃了几千年，并没有把我摇下来。老树说，你说得对。但是我还有最后办法，我会劈断自己，你就掉下去了。铜钟说，不要这样，我在你身上吊了几千年，你一直平稳地站着，一旦我掉下去，你自身的重量就会使你失去平衡，你会往那头倾倒，把你从土里拔出来。老树和铜钟都沉默了。忽然咋地巨响，老树伸向东方的主干断了，铜钟扑然落地，滚动着碾压着，却无一丝声息。紧接着大地开始呻吟，老树倾斜了，土壤一块块跳起来，露出下面盘绕的粗白的树根，有的从土里吱吱抽出，有的嘣地断了。我大叫，你不能倒，我在你身上呢，你倒下来会压死我。老树说，孩子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快从我身上下去呀。我说，你把我吸在身上了，我不知道你会吸住人，我下不去了。老树继续倾斜，距地面只有几尺，我将